



李白

——诗歌及其 内在心象

〔日〕松浦友久 著
张 守 惠 译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

李白——诗歌及其内在心象

〔日〕松浦友久 著

张 守 惠 译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李白——诗歌及其内在心象

〔日〕松浦友久 著

张 守 惠 译

陕 西 人 民 大 学 出 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华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 1/32 插页2 印张6.875 字数150,000

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3,000

统一书号: 10094·415 定价: 1.10元

代 序

床前明月光
疑是地上霜
举头望山月
低头思故乡

（静夜思）

李白啊，你究竟来自何处，又归向何方？

关于他的诞生，传说是母亲夜梦太白星（金星）而身怀有孕的，是秉赋上天星宿的精灵的天才。他的名字叫“白”，字叫“太白”，显然都和这个传说有关系。

四十二岁出山来到长安，当时诗坛的长者贺知章，誉称他为“天上谪仙人”，是从上天下凡到人世来的仙人。一般人，也都把李白称为“诗仙”或“酒仙”。

关于他的死，传说是在舟游时，乘酒兴，要捕捞长江中的月影时溺死的。

所以会有这些传说，是因为李白的诗，确实有一种远远超过其他人的魅力。李白的形象，超凡、脱俗、拔群，是人们在自已的常识范围内所无法理解的。纵观他留传到后世的一千多首作品，不能不使人感到，他的诗魂的光辉，确实无愧于这些动人的传说。

和作品的光辉成就相比，他的传记，却不为人们所确知。他出生于八世纪初，公元七〇一年。但是出生地点，血统关系，却至今尚没有正确的考证。有人认为他出生于蜀（四川），也有人认为他是在五、六岁的时候，随父母一起，由西北的沙漠地区迁移到四川来的。死于公元七六二年，长江下游现在安徽省当涂县的一个远亲家里。但是，究竟死于哪一年，目前仍然有几种不同的说法。

通过现存资料的了解，李白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。

第一个时期（一至二十五、六岁？），是他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，是在四川度过的。他自幼喜欢读书，十五岁开始，又攻习剑术，同时也创作诗文。他广交至友，任侠尚义。他的才能得到本身是个诗人政治家的地方官苏颋的赏识。他曾与一个叫东岩子的隐士一起隐居于岷山之南，还曾养过许多珍禽异鸟。从这时开始，他就酷爱旅行，几乎徒步走遍整个四川。

有关这一时期的资料，着实少得可怜。只能从李白三十岁时所写的“上安州裴长史书”中，对当时的状态粗略地推测出一个大概情况。

第二个时期（二十五、六岁到四十二岁），是从他离开故乡四川，到出仕长安之前的大约十五年的时间。其中，前十年，以安陆（湖北省安陆县）为生活的中心；后五年，则主要以山东（山东省）为中心，依然继续遍游全国各地。

在这十五年内，他东到长江下游的浙江，北则远渡黄河直到太原，到处都留下他的足迹。在这一段期间，他在安陆与名门闺秀成婚，与老一辈诗人孟浩然结为至友，又加入了孔巢父等隐居山林的知识分子集团，被人称为“竹溪（山东的一个

地名）六逸”。

第三个时期（四十二岁到四十四岁），是在玄宗皇帝驾前为官的时期。从时间上来说，只不过短短的三年，但在他的诗作的内容里，和生活的体验中，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。

在长安，他的非凡才能，首先受到贺知章的赏识，很快又蒙得玄宗的知遇，被任命为翰林供奉（在翰林院中负责起草诏敕和诗文的官职）。也有一种观点，认为并没有正式的任命，只是享受相当于这个官职的待遇而已。这段时间的生活状态，正如杜甫的“饮中八仙歌”所描绘的“李白一斗诗百篇”。看起来，玄宗是确实十分喜爱李白的出类拔萃的卓越才能的，但是李白也实在无法长期忍受那种过于拘谨于繁琐的礼仪，又要处理复杂的人情关系的宫廷诗人生活。再加上他与杨贵妃、高力士等天子身边的宠人，屡次产生摩擦，便在第三年的天宝三年之春，几乎是半放逐式地离开了长安。

第四个时期（四十四岁到五十六岁），是自放逐长安以后，到因安禄山之乱（公元七五五年举兵）而参加玄宗之子永王李璘的军队以前，这一段大约十年的时间。是经过京城生活的体验之后，各方面都趋向成熟的时期，也是他的诗作最多，内容最深刻的时期。离开长安没有多久，他便与杜甫、高适、岑参成了莫逆的好友。

这一段时期，李白先后把生活的根据地置于梁园（河南省）和山东（山东省），依然继续在各地漫游。许多地方都是他多次重游的，因此在考证作品写作年代时，必须特别慎重。

第五个时期（五十六岁到六十二岁），是从他在永王的水军中被聘为幕僚开始，到水军的战败，被捕，流贬，赦免，一

直到死，这一段六年时间。本应是堂堂正正的官军的永王的军队，由于王室内部的不和，却被当成了贼军，自己也成了叛军一伙，这是对晚年的李白最大的冲击。

通过被捕和流贬的痛苦体验，使这位老诗人遍尝了不安、愤激、忧愁、谛观等等各种各样的复杂感情。写有“洞庭西望楚江分，水尽南天不见云”的“游洞庭”的连作五首，标志着这段时期的李白诗风的一个顶点。

有着广为流传的许多传说故事，却无法了解其正确的传记。一个直接的原因，怕也与李白的诗集总是以特殊形式编辑的事实有关。和杜甫不同，他的诗集，自宋代开始，便一直采取按题材类别选取内容加以编辑的“分类本”的形式。

很明显，所以造成这种原因，是由于李白是一位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行旅生活中的流浪诗人。他当然不会有白居易那样的条件，精心地收藏自己的作品，然后自选自编自己的诗集。也就是说，对于李白，根本没有办法根据作品本身以外的各项条件，也无法根据外部条件，编辑他的以年代为顺序的诗文全集。

同时，还有一个更具有本质意义的，由他的作品本身决定的原因。

李白的诗和杜甫的诗，（恰成一个鲜明的对比。后者大多是直接描写，也就是对历史上的事件，忠实客观地加以描述。和被称为“诗史”的杜甫不同，李白却从来不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历史事实，刻画历史年代，）这样一来，自然势不可避免地造成上述的结果。

此外，在李白的诗中，存在着具有特定的倾向和共同特点的最适宜于按主题、按内容进行编辑的作品群。一般地说，只

要对李白的诗歌形象好好地整理一下，便会立刻清晰地发现李白诗歌中所表现的这样一种倾向，那就是他总是把本来是个别性、特殊性、主观性的原始感情、寓意于更为一般的、普遍的、客体化的事象之中。因此，象“白发三千丈”、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这种名句，尽管有语言上的夸张和感情上的激烈，但作为一种诗歌的情念意境，也并没有失去其冷静的一面。甚至可以下一个这样的定义，正是这种“感情的客体化”“素材的对象化”的优异卓绝的作风，才会产生大大增强其作品独立性的结果。

他的诗集之所以未能按年代顺序排列，显然是和他的作品中这种内在条件有关。

但是，现存的李白的各种诗集，尽管都是按内容分类的，却往往有时并不严格遵守这个原则。具体地说，有的按“赠”、“寄”、“游宴”、“怀古”、“闺情”等内容进行分门别类，有的却又以“古风”、“乐府”、“歌吟”等样式的区别进行分类。这两种分类的并存，势必造成混乱，例如，吟咏女性的诗，即可能出现在“乐府”中，也可以出现在“闺情”中。

本书，为了避免分类上的这种含混不清，把所收录的全部作品，按其内容分为十二个部分。作为李白的诗集，这还是初次尝试。当然，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绝不会一开始就是以分类为目的而创作的，所以到底应该属于哪一类有时很难决定。在吟咏月光和酒的作品中，这种倾向尤其明显。但是，只要对诗题和诗文仔细阅读，也还是能够得出一个大致稳妥的结论。至少可以避免内容分类和样式分类并存时的重复状态。

各位读者可以通过这些部分中的作品，通过自身的感触，

去把握李白所构思的诗歌形象的理想状态。李白是和杜甫齐名的中国最大的诗人。他之所以被称为诗仙，被称为酒仙，被称为谪仙，其原因正是由于人们不是通过传记和年表，而是通过他不朽的作品去理解，再现他的为人，和他的诗中神奇感人的理想状态的。

从学术界看，对于李白传记的研究工作，还做得很不够。作者本人，也感到拿不出什么象样的结论。尽管缺乏资料这一事实是人们无法改变的，但我相信，只要再经过十年二十年时间的努力，按照年代顺序复原李白一生的真实面目的工作，会比现在取得更显著的成就。到那时，我愿意重新以年龄为主线来描绘李白的形象。

李白的诗歌表现的境界状态，将在下面分别按不同部分的内容分别进行论述。这里，想先简单地谈一下李白诗的总体风格 and 特点。

通读他的诗，首先使人注目的是他的多样性和综合性。从内容上看，从对天下国家的议论，到饮酒、女性、愁旅、风景、哀伤等等，在当时，凡是能作为诗歌素材的内容，几乎全部囊括于李白的诗作之中。另外，从表现样式上看，有古诗、绝句、律诗、排律等等，尽管有拿手和不拿手的差别，但没有他没用到的。

通过如此多样的素材和诗型，构成了他的感人至深，绚丽夺目的诗歌世界。“奔放”、“飘逸”成了描述李白诗风的传统的形容词。只要稍加观察，便可以了解，他的奔放，飘逸，绝不单单是为奔放而奔放，为飘逸而飘逸，而是将其对立面的细致和拘泥揉合于其中的奔放和飘逸。

从年青时结友行侠、仗义杀人的记载，和“蜀道难”、“梦游天姥吟”中那种豪放雄伟的表现，很容易使人们只看到李白的豪放雄伟这一个方面，而忽视了潜藏在诗句的内涵中的纤细的感受性。这样，便显然不能够充分理解李白的诗歌心象。

豪放和纤细，也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，是符合对立统一规律同一个事物的表里两面。被称为侠客的行侠好义的人，都是些最富于纤细的感受性和人情味过多的人，这种规律一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改变。如果说青年时期的李白，——正如同时代的魏颢在《李翰林集序》中所记载的，就有过这种真实的亲身经历，那么为了使这种正直豪爽的热情更加富有自觉性，在他以后的作品中所看到的那种严格的客体化的表现手法，对他本人来说，正是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素质。

热情和理智、昂扬和低沉、陶醉和觉醒、光明和阴暗，这些对立的因素相互对抗着，有时甚至激烈地相争，最后终于保持一种既有一定平衡又有某种紧张的状态。正是这些，才产生了李白的诗，或者说产生了构成诗的感情。也正因为这一点，才使他的诗，既是充满青春活力的生命的颂歌，又是透彻世事的老年人的激昂的抒怀。

目 次

代 序	（ 1 ）
行 旅——羁旅之歌	（ 1 ）
离 别——惜别之歌	（ 18 ）
月 光——光和影	（ 37 ）
女 性——美的赞歌	（ 50 ）
风 景——寄兴山河	（ 71 ）
怀 古——惜时之歌	（ 88 ）
饮 酒——豪饮之歌	（ 102 ）
战 乱——征旅之歌	（ 119 ）
政 治——理想抱负	（ 138 ）
游 仙——超俗世界	（ 156 ）
赠 寄——致亲友	（ 168 ）
独 吟——心声之歌	（ 186 ）
后 记	（ 201 ）
诗题索引	（ 205 ）

行旅——羁旅之歌

一望无边的广阔原野，巍峨险峻的高山奇峰，奔流不息的大江长河……。在现代世界地图中，中国大陆的广阔空间，绚丽多彩夺目生辉，他的面积，几乎和整个欧洲大陆相等。可是，李白却在自己的一生中，或乘船，或骑马，或徒步，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。

李白的一生，几乎就是一个旅行家的一生。可是，这里所说的旅行，和现代概念的旅行相比，真是不知要困难到多少万倍了。尤其是安禄山之乱（公元七五五年）以后，更是每况愈下。当时的社会状况，不管从交通上，治安上，卫生上，都根本无法保障旅行人的生命安全。

是什么原因，促使他在想象不到的恶劣条件下，还把自己的一生投入无止境的行旅之中呢？是什么东西激励着他的心，惑使他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呢？其中一个因素，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参加政治活动的热情和抱负。要想成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、文学家，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，就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，高深的见解。为了培养这些，就必须遍游天下，亲身体察人情的机微，详细了解历史的兴亡。汉朝的司马迁，正是有了这种亲身体验，才能在武帝朝中，写出杰出的史书——《史记》。这种热情和抱负，一直到六十二岁，到他的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也都从来没有在李白的心中消失过。

但是，这只是心理的一面。也就是作为一种理性信念的旅行。如果有人向他当面询问旅行的意义，恐怕他也只能作上面的回答。事实也确实如此，在他写给别人求其推荐自己的信中不也正是这样写的吗？（“上安州裴长史书”）

真正打动李白的心，诱使他不间断地投入旅行生活，还有其内在的原因，那就是他要努力使自己永远处于“置身异乡”的体会之中。

“置身异乡”，才可以使他在不断变化的未知环境中打开心灵的大门。新的土地，新的风俗，新的人间关系；就在这样的变化中，培养广泛的兴趣，萌发深切的关心，他宁愿使自己的一生永远处于这种不断的追求之中，而这又是只有身怀着柔情备至的心胸的人才可能做得到的。李白的生活方式中所见到的强烈的求知欲、好奇心，在他的作品的素材中所呈现的极广的取材范围，在他的诗歌形象展开中所体现的流动性；如果不能充分了解他的一生和旅行之间的关系，便无法正确理解上述的这些倾向。

把一生投入旅行生活中的过程，也就是永远把故乡强烈地作为故乡意识于头脑中的过程。一个一生也没有离开过故乡的人，当然也就永远无法理解，潮水般猛烈涌来的乡愁，“故乡”这个词不正是作为“异乡”、“他乡”的对比才有生命的吗？把一生交付于旅行，正是作为一个诗人的李白，为了能够使自己永远处于吟咏乡愁的立场上，而自行选定的道路。

春夜洛城闻笛

谁家玉笛暗飞声

散入春风满洛城

此夜曲中闻折柳

何人不起故园情

春天的夜晚，在洛阳城中听到了笛声。是谁吹起了玉笛，透过春夜的幽暗，响着柔情脉脉的语声。这声响驾着春风，飞着，飞着，直飞到全城每一个角落。“谁家玉笛”的“家”，在这里当作一个轻轻的接尾词使用。“谁家”就等于“谁”。

“此夜曲中闻折柳”。在今天这样一个夜晚，我听到的这首曲子，不正是送别远行人的那只“折杨柳”的曲调旋律吗？耳中听到这样哀怨悲切的曲调，又有谁能不引起自己对故乡的思念呢？“何人不起故园情”。

折柳树的枝条，送给远行人的习惯，早在六朝时代，便已经开始在中国北部地区流行。它饱含着依依惜别，并预祝远行人早日平安归来的忧伤的心情。在隋代的一首无名氏的诗中，就有这样的诗句。“杨柳青青著地垂，杨花漫漫搅天飞，柳条尽折花尽飞，借问行人归不归。”

但是，李白的这首诗在给人以寂寥感的同时，还令人感到一种华丽的色彩。“春夜”、“春风”等词自不必说，“玉笛”一词，又给笛增添了美感，也就是说是笛的美称。和长安相对而称的东都“洛阳”，继承了后汉，三国以来的发展的文化，又具有繁华的风貌、秀丽的风景。即便是“折杨柳”这首送别歌，也会使人联想到春天里刚刚吐露新芽的垂柳，春风里漫天飞舞的柳絮，是那样的柔软，和那样的温暖……；至此，已把本来是这首诗的本意的寂寞悲哀之感，冲淡得几乎近于消失。

春天这一季节，洛阳这一地点，玉笛这一主题所产生的诗的形象和语感，同样是吟咏乡愁，却要比使用与此相反的素材写出的作品，倍感真实亲切。

太原早秋

岁落众芳歇
时当大火流
霜威出塞早
云色渡河秋
梦绕边城月
心飞故国楼
思归若汾水
无日不悠悠

太原，是中国北部的一个小城市。是现在的山西省太原市。在唐代又称为并州。据考证这是开元二十三年（公元七三五年）李白三十五岁时的作品。

岁落众芳歇 时当大火流

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落叶飘舞的季节。众芳，也就是各种花，都已经香消玉殒了。时间正是大火星流向西方的秋天。

霜威出塞早 云色渡河秋

霜的严酷，寒冷，怎么这么早便越过了国境的边塞；而云的那种凝重如铅的颜色，也已经过了黄河，不能不使我感到，现在完全是秋天了。

啊！我的梦，只能围绕着照着这座边境小城的月亮徘徊，

而我的心，却早已飞到我日夜思念的故乡的高楼。——梦绕边城月，心飞故国楼。

我多么想回去呀！回到我的故乡。就象这里的汾河水，日复一日地流；我的思乡的忧愁，也永远不会消失，时刻涌在心头。——思归若汾水，无日不悠悠。

这是在作过上面一首洛阳春夜以后的半年或一年半时所写的作品。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——旅愁，但是感情却迥然不同。象征着万物凋谢的秋天，被唐代的诗人看成是边境小城的太原。只这两点，就和“春夜洛阳”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
很早以前，魏文帝曹丕，曾以这种肃秋气氛为题，写过一首七言歌行体的古诗：

秋风萧瑟天气凉，
草木摇落露为霜。

（燕歌行）

李白所写的“岁落”、“众芳歇”、“霜威早”等句，显然是受了这些前辈诗人作品的启发。

最后一句“无日不悠悠”中的“悠悠”一词，包含的情绪比较复杂。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个词的基本语意是“远远地”、“无止境地”的意思。但在“诗经”等古代诗歌中，这个词主要是用来表现持续而无尽期的烦恼和痛苦。但是，在从六朝到唐代的作品中，却变成了表现广阔无垠的空间，远远流逝的时间，无所事事无所用心的悠闲心境等等的充满希望的状态、引人入胜的状态的词了。

这首诗中的“悠悠”，是汾水的悠悠，是以其水流的永无

尽期作为构思的基础的。但是由这种永无尽期而产生的联想，绝不是中世纪诗歌中那种悠然自得的形象，而是古代诗歌中的愁思不绝的形象。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。

经常吟咏旅愁的李白，有的时候，还进一步采用否定的表现。但这是有条件的。

客 中 作

兰陵美酒郁金香
玉碗盛来琥珀光
但使主人能醉客
不知何处是他乡

所谓“客”，是指离开家的状态。因此，它既有“旅行”、“旅行之人”的意思，又具有“访问者”的意思。这里指的当然是前者，是在旅居之地所作的诗。其他版本中，也有把诗题写成“客中行”的。“行”是诗歌的一种体，只表示有一种类似歌谣的气氛，没有严格的定义。

兰陵美酒郁金香

兰陵所造的山东地方的名酒，其名叫“郁金香”。“郁金香”本来是由西域移植而来的一种香草。用这种方式而命名的酒，是为了使唐代的人们感到一种强烈的异国情调。也可以从字面上解释为，这种酒是用郁金香草浸泡过的，从而具有浓郁的香味。

“玉碗盛来琥珀光”。这句诗，集中地反映了李白感觉能